

南唐遗韵

08 中文系非师一班
江雅璐

时间 李煜登基至亡国(公元961至公元978年)

地点 金陵(南唐都城)、汴京(大宋都城)

人物



李煜 南唐李后

主，名从嘉，登基后改名煜，字重光，喜佛道，好琴棋书画，精于音律，善写诗词。性情仁厚，温文尔雅，多情而不滥情。在治国之道上虽以失败告终，但在诗词上却有不朽的功绩，是词中之帝。

娥皇 南唐大臣周宗的大女儿，史称大周后。才貌双全，能歌善舞，尤弹一手好琵琶。为人端庄贤淑，善良谦和，钟爱丈夫李煜，不甘背叛。

窰娘 南唐舞伎，舞技超群，不染俗尘，有敬业精神和献身意识，宁为舞蹈缠足，重情重义，是娥皇的宫中好友。

俄英 南唐大臣周宗的小女儿，史称小周后。年少时古灵精怪，敢爱敢恨，懂事后外柔内刚，视爱情如生命，毕生只钟情于李煜。为李煜宁可殉情而死。

流漱 大周后娥皇的侍女。

赵挺美 齐王，宋太宗赵光义的弟弟。为人心狠手辣。

序幕 白玉送情

[旭日东升，绿柳抽芯，琉璃夺金，南唐后宫一片奢华之景。

瑶光殿——娥皇居所。

李煜（双手藏于身后，疾步进屋）娥皇，娥皇！

娥皇（对镜画眉，见是李煜，忙回首欠身）给国主请安。

李煜（赶忙挽起，将藏在身后的小盒捧至娥皇跟前）这是朕送给你的，快打开瞧瞧。

娥皇（迫不及待地打开盒盖，满面欢喜）光似朝露，色如薄纱……国主，此物为上等玉蝉！多谢国主！

李煜 喜欢吗？此乃礼部侍郎韩熙载所赠。来，朕给你戴上。（娥皇伸出右手，撩起衣袖，面露羞色。李煜看得呆了，不禁吟道）柳眉凝星月，皓腕如霜雪……（突然回神，将玉蝉戴在娥皇腕上）此玉成双，白玉蝉与你甚是相配，青玉蝉留于朕身。此为我二人之物，再无第三者可有。

娥皇（一阵风吹来，望向窗外）谢国主厚爱。啊，起风了，快看，窗外的花都落了，好美！

李煜（望向窗外，不禁吟到）手卷真珠上玉钩，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？思悠悠。

娥皇（接到）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三楚暮，接天流。国主，这是先皇之作，是绝妙的好词！

李煜（悲从中来）是啊，失却烟花主，东君不自知。清香更何用，犹发去年枝。父皇离世得早，母后总希望朕能有所作为。然而，朕自儿时起便不问政治，只好琴棋书画，填词作曲，眼下偌大的担子，着实另朕喘不过气来。朕怕对不起江南的百姓啊……娥皇，你可知，朕为何名中有“煜”？

娥皇“煜”，取阳光普照之意，国主希望我唐江山、我朝子民能永享阳光润育，不受战乱荼毒。国主乃是天下至仁至善之君。

李煜 可是，这几日，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。梦里，父皇满眼怜悯与凄凉，他说，他说……南唐气数已尽，却留我独守空城，实在对我不起。娥皇，你说这……父皇留给我沉甸甸的重担，我无力承担，却不得不扛起……

娥皇 国主不必多虑，一切皆有定数，天若不亡我，又何以畏惧梦中虚言？对了国主，前日臣妾已将《霓裳羽衣曲》填补完整，国主何不小憩片刻，待臣妾奏与您听？

李煜 如此甚好！不如前往清音阁，用父皇所赠的焦桐琵琶，奏出绝世佳音！

娥皇 是，国主。

[两人步入清音阁。清音阁内，娥皇手抱焦桐，回眸一笑，十指数为轻拢，一曲《霓裳

羽衣》便似碧波清泉，流泻而出。

李煜（起身拍手）天香留凤尾，余暖在檀槽。妙哉妙哉！若是玄宗在世，必有盛赞！只可惜……如此佳作，宫廷之中怕是没有舞伎能够驾驭啊……

娥皇（微微一笑）国主，臣妾有一绝佳人选。

李煜（眼睛一亮）哦？倒是何人？

娥皇（放下琵琶，走至李煜跟前）三年前，臣妾与流漱游于洪州城内，在一酒馆中见一女子舞蹈，裙缕摇曳，步步生辉。臣妾见了，甚是欢喜，便邀她与我们同饮。她原是宦人家女儿，名唤窰娘，后因家势破败，沦为舞伎。她的舞蹈华美却又清丽，不沾一点纤尘，凌波微步，恰似出水芙蓉。国主何不请她前来见驾？

李煜（大喜）若果真有此佳人，竟是我朝的福分了！

第一幕 中秋月夜，霓裳羽衣

第一场 仙乐遗弦

[南唐庭院，花红柳绿，云淡风轻。]

窰娘着一袭绯衣，跟随娥皇，缓步至李煜跟前。

窰娘（施跪礼）民女窰娘，拜见国主。

李煜 快快请起，朕听娥皇说，你的舞技炉火纯青。

窰娘（掩面而笑）国后过奖了，民女只是酒馆卖艺之人，并非舞艺超群。

娥皇 窰娘，快别谦虚，好久不见你跳舞，今日你我相会，何不舞上一段？

窰娘 既如此，窰娘献丑了。

[窰娘翩翩起舞，李煜看的如痴如醉。]

娥皇 国主你看，宫中可有舞伎能堪比窰娘分毫？

李煜（目不转睛地欣赏窰娘的舞蹈）宫中再无人能舞出这般曼妙之感，窰娘错落俗尘，却不沾染世俗之气，倒是身轻如燕，颇有几分云卷风舒之意，遥不可及，隔世如仙。最是适合《霓裳羽衣》了。

[窰娘舞毕，欠身行礼。]

李煜（拍掌）来人，取谱。

[宫中乐师将曲谱递予李煜。]

李煜 窰娘，你看，这便是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当年，玄宗皇帝曾在梦中游赏月宫，忽闻天上有仙乐奏曲，身穿霓裳羽衣的仙子翩翩起舞。仙女们歌声玄妙，舞姿婀娜。玄宗醒来后，梦中情景仍历历在目。他很想把梦中乐曲记录下来，让乐工演奏，让歌女舞蹈，

于是便创作了这部宫廷大曲。玄宗命令乐工排练此曲，令爱妃杨玉环设计舞蹈，此曲红极一时。但此后唐王朝日益衰落，《霓裳羽衣》也寂不传矣。朕有幸得此残谱，遂与娥皇补缀成曲。若你可另行编舞，便真真完美无缺了！

窑娘（接过曲谱，低吟）笛里关山，柳下坊陌，坠红无信息。漫暗水，涓涓溜碧。漂零久，而今何意，醉卧酒垆侧。国主，这……

李煜（疑惑）何事？

窑娘民女可否斗胆确认，这首新曲果真是国后娘娘所填？

李煜（露出痴情的微笑）《霓裳羽衣》理当千古垂青，岂是一班乐师所能填补？确是国后周娥皇倾力所填。

窑娘（失笑）此曲音节舒淡，基调闲雅而沉郁，余音本应缓缓终结，然而最后一句，弹拨急促，匆匆收尾，音高却不自持，只恐弦断而不自知啊！国主，这恐非吉兆！

李煜（面露怒色）妇人之见！朕虽忙于政事，但也略通音律。你休要胡说，编好舞蹈便是！

窑娘（欲言又止）……是，国主。

娥皇（拍拍窑娘肩膀）窑娘，别太多虑，只是胡乱填的一首曲子，岂会生出吉凶之说？

窑娘（低头）是，娘娘。

第二场 语凝玄机

[瑶光殿内，金块珠砾，雍容华贵。]

娥皇咳嗽阵阵，划破殿内的沉寂，忽见窑娘前来，喜不自胜。

娥皇 窑娘，好久不见你，在宫里住得如何？还习惯吗？

窑娘（答道）谢娘娘关心，窑娘住得很好。早想来看望娘娘，只是忙于《霓裳羽衣》，所以……娘娘身体可好？

娥皇（起身）前些日子偶感风寒，现已大好，只是略微咳嗽，不碍事的。

窑娘（一颠一跛，上前搀扶）娘娘，您要好好保重啊，前几日我看那《霓裳羽衣》，末句曲调似有不稳……

娥皇（打断）哎？窑娘，你的脚怎么了？走路怎么有些颠簸？

窑娘（结巴）哦，这几日练舞不慎，伤了脚，娘娘不必挂念。倒是娘娘，窑娘看那曲谱，怕娘娘心有郁结……

娥皇（拉住窑娘的手）窑娘，那日国主在身边，有些事自然不好说。今日你来，正好说与你听，小皇子仲宣得病数月，太医至今瞧不出端倪，我身上亦不大好，国主焦急不已，夜不能眠，不觉憔悴了许多，一连数日也不见他高兴，两腮越发消瘦，哎……

窑娘 （安慰）娘娘不必烦忧，小皇子吉人自有天相。《霓裳羽衣舞》不日便将排成。中秋月圆夜，窑娘会献上此舞，令国主和娘娘高兴！

娥皇 中秋月圆夜？太好了！我的小妹俄英中秋那日将入宫看我，到时肯定热闹！窑娘，你本身就是一个传奇，中秋佳节定能再造传奇！

窑娘 谢娘娘夸奖，窑娘定会尽力而为！

第三场 心莲摇曳

[中秋夜，窑娘在台上尽情舞蹈，满座皆被震慑，鸦雀无声。]

李煜 （不禁赞叹）奇了奇了！这舞蹈以至绝妙，回旋竟有凌云之态！

俄英 （冒冒失失地跑来）姐姐姐姐，这是什么舞？真是好看！

娥皇 （嗔怪）哎呀，俄英，你怎么才来，快见过国主。

俄英 （行礼后抬头）拜见国主。

李煜 （略一愣神）你就是娥皇的妹妹？俄英？

俄英 （浅笑）正是。

李煜 （仍旧凝视俄英）娥皇，她真像年少时的你。

娥皇 （微微一愣，看了一眼俄英）哦？是吗？臣妾年少时也未必有如此容貌。

[窑娘下台行礼。]

李煜 窑娘，朕正想问你，这舞蹈着实奇了！宛如莲花荡漾！就是杨玉环在世，也未能及你！

窑娘 回国主，接谱以来，窅娘以帛缠足，屈上作新月，足上著素袜，久而久之，便把脚裹成红菱之形，再使人特制舞鞋，名曰“金莲花”，待到舞蹈之时，脚踏金莲，便有足立莲花之感。

李煜 （大喜）妙哉！窑娘，你且将每个舞蹈动作记录在案，交于朕仔细收存，完工后必有重赏！

窑娘 （点头）谢过国主。

俄英 （嚷嚷）国主、姐姐，这舞蹈太美了，我也想学！

李煜 既如此，窑娘，你便教了俄英吧。

窑娘 是。

俄英 （盯着窑娘的“金莲花”）对了窑娘，你的鞋真好看！

窑娘 （微笑）喜欢吗？你现在还不能穿“金莲花”，我另赠你一双亲手制作的金缕鞋，其金丝簇拥，铃铛环绕，跳起舞来声音清脆悦耳。明日遣人送与你来，如何？

俄英 （高兴地跳起来）窑娘，谢谢你！

娥皇 （故作严肃）俄英，既然决心要学，便好好习舞，不可淘气。

俄英 （一口答应）姐姐放心！

李煜 （起身离席）娥皇，你们在此游戏，朕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

娥皇 （紧随起身）国主不要太过操劳。

俄英 （偷偷凝视李煜离去的身影，面露羞色，暗自思量）衣袂扶风，足印卷尘，好一位下凡如意郎！

李煜 （往前走，走了片刻略微转身，隐隐约约地看了俄英一眼）眉染秋月，眸点星辉，好一朵出水芙蓉花！

第二幕 瑶光渗寒，红绡香断

第一场 白绡传密

[庭院内，鸟语花香，日光暖人。]

窑娘 正教俄英练舞，俄英哈欠连连]

窑娘 （疑惑）俄英，这几日怎么无精打采？

俄英 （哈欠）啊，可能是才进宫不太习惯，所以晚上睡的不好。

[话外音：国后娘娘驾到！]

俄英、窑娘 （施礼）给娘娘请安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

娥皇 快免礼。窑娘，俄英舞蹈练的如何？可有偷懒？

俄英 （悄悄对窑娘眨眼）姐姐尽说笑，我可不曾偷懒，姐姐你看，窑娘送我的金缕鞋，走路来“叮铃铃”，甚是好听！对了姐姐，今天的舞已练完，我先回去了！（蹦蹦跳跳地离开，未曾留意从袖口滑落的一方白绡）

窑娘 （拾起白绡）俄英，等等！

俄英 （头也不回地跑开）我先走了，明天再来学舞！

窑娘 （边摊开白绡边说）这丫头，丢了东西也不知道……啊！这……

娥皇 （疑惑地走过来）窑娘，怎么了？

窑娘 （赶忙将白绡藏于身后，结结巴巴）娘娘，没，没什么……

娥皇 （收敛笑容，抢过白绡，手微微发抖）花明月暗笼轻雾，今霄好向郎边去！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偎人颤。奴为出来难，教君恣意怜。这，这是俄英刚刚落下的，是吗？

窑娘 （面露难色）娘娘，这或许是俄英小姐的游戏之作，不必较真……

娥皇 （冷笑）游戏之作？你看，这分明就是一首偷情香艳之词！金缕鞋，金缕鞋，写的定

是俄英错不了！而且，而且……这是国主的字迹！

窑娘 （大惊）什么？国主的字迹？！

娥皇 正是！况且……国主已有好几日不曾去过后宫，我以为国主忙累于朝政，也不敢惊扰，现在想来，只怕，只怕……咳咳，咳咳……

窑娘 （忙拍抚娥皇后背）娘娘，娘娘，切勿动气，保重身体要紧啊！

娥皇 （咳嗽连连）我怎能不动气，咳咳……国主和俄英都是我的挚爱，他们怎能，怎能！奈何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竟如此愚蠢！

窑娘 （恍然大悟）难怪这几日俄英练舞时都无精打采，哈欠连连，这下倒也明了了……娘娘，实在对不住，我早该想到的！

娥皇 （无力地挥手）这不怨你，与你并不相干，我只是太激动，一边是心爱的夫君，一边是疼惜的胞妹，这倒让我如何是好……哎，我想去一趟清音阁，一个人静一静，先皇赠我的焦桐琵琶，已沉寂好久了。

窑娘 娘娘等等，您的身体恐不方便，还是让窑娘送你一程罢。（搀扶娥皇一起下台）

第二场 金蕊之信

[清音阁内，情意香软，弥久恒新。]

李煜与俄英踏入阁内。

李煜 俄英你看，这是清音阁，平日若有不顺之事，朕便来此弹琴作词，排遣烦恼。

俄英 （走到古琴前，抚摸琴身，眼角瞟到琴边的小盒，捧起小盒）哎？这是……

李煜 （赶紧上前，打开小盒，情意绵绵）俄英，这是朕特意想要赠予你的！一年前，礼部侍郎韩熙载曾送朕一对玉蝉，一为白，一为青。白玉蝉已赠与娥皇，青玉蝉朕一直留在身边。现如今见你甚爱青碧色衣衫，这青玉蝉与你正合适！

娥皇 （取出盒中玉蝉）哇！这玉蝉色泽通透，流光潺潺，用作配饰正合我心。国主，帮我戴在腕上，好吗？

李煜 （将青玉蝉戴在俄英的腕上）来，朕给你戴上。

娥皇 （突然踏入阁内）国主、俄英？你们……你们怎生在此？

俄英 （惶恐地绞动双手）姐……姐姐，我，我在向国主请教琴艺……

娥皇 （怀疑地打量了一下俄英，忽的看到俄英腕上的青玉蝉）青玉蝉！俄英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！

俄英 （胆怯地后退）这……这……

李煜 （护在俄英跟前）娥皇，这是朕赠予俄英的。青白玉蝉，白于你，青于俄英，岂非天

意？

娥皇 （讥讽）咳咳……国主，你不是说青玉蝉欲留在身边，除我二人，再无第三者可有，现又赠与俄英，是何天意？

俄英 （突然鼓起勇气，跪下）姐姐，既然你已怀疑，我也不想骗你。是，我喜欢国主，从中秋那夜起，我便喜欢！国主待我极好，看，这支金蕊发簪，姐姐应该认识吧！这是中秋那夜，在玉楼别馆前的落红亭中，国主亲手从发髻上摘下，赠与我的定情信物！姐姐，我们绝非一时兴起，嬉戏玩乐之作，我们是有了真情！还请姐姐成全我们！

娥皇 （大怒，连连咳嗽）你住口！国主，仲宣还卧病在床，我身上也不大好，你却，你却……（娥皇气急，吐出一口血来）

李煜 （大惊，抱起娥皇）娥皇！娥皇！快！回宫，传太医！

第三场 魂断焦桐

[瑶光殿内，烛明暗寒，树影婆娑。]

娥皇渐渐苏醒，听得窑娘与流漱在小声商议。

窑娘 （轻声对流漱说）流漱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都好几天了，眼看着就瞒不住了……

娥皇 （环顾四周）窑娘，流漱，你们在议论什么？怎么不见国主？

流漱 （慌张地解释）娘娘，没什么，国主正在照顾小皇子。还有……俄英小姐正在殿外，想要见你……

娥皇 （焦急地强撑起身体）让她回去，我不想见她！我的仲宣怎么了？

流漱 （强忍眼泪）娘娘放心，小皇子很好，娘娘自己要好好保重啊！

娥皇 （神色恍惚）可是，方才我梦见仲宣来找我，他要我去看他，他求我去看他，他说，我好久都不去看他，若再不去，他就不认我这个母亲了。我要去看仲宣，我要去……

窑娘 （在娥皇床边坐下）娘娘，现在保重身体要紧，还是安心躺下歇息吧。

娥皇 （滚下床来）已经好些时日了，我都没有见过仲宣，也不知他病得怎样，今日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看看仲宣，仲宣！

流漱 （上前搀扶）娘娘，您别这样，等病好了，自然就能去看望小皇子了。啊，国主来了！

李煜 （面容枯槁）娥皇，这是怎么了？快躺回床上养病。

娥皇 （一把抱住李煜）国主！我要见仲宣，你让我去见一见仲宣可好？我一定要见见他，我要再听他叫我一声娘，我要亲手抱着他，给他唱好听的歌，喂他吃饭，教他认字，让他躺在我怀中听故事，让他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……

李煜 （泪流满面）娥皇，你还是先养好病，过几日待你好些了，我们就去看仲宣。

娥皇（渐渐起疑）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让我见仲宣？为什么你们都好像有事瞒我？你们，你们怎么都哭了？说话呀！到底怎么了？

李煜（痛哭失声）娥皇，仲宣，仲宣他三天前已经……

娥皇（呆坐片刻，彻底崩溃，瘫软在地）仲宣，连你也要抛弃我吗？仲宣啊……你们都抛弃我了……

李煜（将娥皇抱上床）娥皇，仲宣已经走了，朕是再不能失去你了，朕，朕发誓一定要治好你的病！

娥皇（冷笑）仲宣既走，臣妾又有何挂念？

李煜（大惊）娥皇！你休要胡说！

娥皇（忽而微笑）国主，好些时日没弹《霓裳羽衣》了，今日倒想弹上一回，窈娘在此，可为我伴舞。窈娘，可好？

窈娘（含泪点头）好！

娥皇（接过流漱递上的焦桐琵琶）亭皋正望极，乱落江莲归未得，多病却无力。纨扇渐疏，罗衣初索，流光过隙。叹杏梁、双燕如客。人何在，一帘淡月……

[忽的弦断，娥皇咳嗽阵阵。]

李煜 娥皇！娥皇！

窈娘、流漱 娘娘！娘娘！

娥皇（微微侧头，叹息）窈娘，你说的不假，弦果然断了。流漱，把……把床头的锦盒拿来。国主，臣妾怕是不行了，这焦桐琵琶是先皇所赠，跟了臣妾十年有余，还望国主准许臣妾带走它。

李煜（双唇颤抖，使劲点头）好，好！

娥皇（抬起手腕）国主，青玉蝉虽已系在俄英腕上，但这白玉蝉也是您的情意，臣妾对它甚是喜爱，也想带走它。臣妾去后，请国主将它含于臣妾口中，让臣妾美丽一回，可否？

李煜（大哭）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朕不准你有事……

娥皇（命流漱打开锦盒，取出盒内白绫）臣妾嫁入宫中，蒙国主厚爱，已是十年。然而子殇身歿，断不能好好报答国主了。国主，这件东西劳烦您送还俄英，这本是她的，只是臣妾无意拾到，如今物归原主。

李煜（认出是自己作于俄英之艳词，俊眉紧锁）娥皇，朕对不住你……

娥皇（声音越来越弱）叫俄英照顾好自己，告诉她，臣妾把国主交付给她了。

[琵琶滑落，娥皇死去。]

窑娘、流漱 娘娘，娘娘啊！

李煜 （戳在原地，失魂落魄，半晌，抱着娥皇下台，吟道）珠碎眼前珍，花凋世外春。未销心里恨，又失掌中身。玉筍独残乐，香奁已染尘。前哀将后感，无泪可沾巾……

窑娘 （无力地起身）流漱，娘娘既去，我也无意留在宫中，我还是回洪州城，过我自己的生活。

流漱 （擦擦眼泪）窑娘，既如此，便带了我一起走吧，娘娘既去，我再无牵挂，只想离开这伤心之地！

窑娘 （拉起流漱）好！我们走……

第三幕 流水落花，南唐遗殇

第一场 醉酒思国

[汴京，风干尘燥，满目苍凉。李煜于俄英的软禁之地。]

此时的李煜，满面沧桑，鬓发凌乱，全无昔日风采。

李煜 （端起酒壶，凭栏而望）俄英，我们亡国多少时日了？来汴京又是多少时日了？我们怎么就亡国了呢？

俄英 （走到窗前）国主，这里不比江南，天寒地燥，日月回环往复，时时都是一样的景象，毫无生机，谁还会掐算时日呢。其实，南唐早就亡了。它亡在赵匡胤登基之时，亡在先皇避都洪州，留您独守金陵之时，也亡在我们与契丹决裂，孤军奋战之时……

李煜 （哀婉一笑）不必再叫国主，我是个亡国之君，南唐早已不是我的，我又何堪这一国之主呢。

俄英 （好言相劝）但在臣妾心里，您永远是最可敬可爱的国主。啊，起风了，国主，快关上窗户，勿要受寒。（伸手关窗，忽的停住）窗外景色真美，国主你看，花都落了，漫天飞旋。

李煜 （心里一动）凭栏半日度无言，望去无限江山。在这汴京，即使不登高凭栏，却总能瞥见暮春的愁惨。不论在夜里或清晨，不想听，不想看，不想回忆过往，可是落花败叶的声音，总是不断地在耳边回绕。为什么花会落？为什么国会亡？为什么人会一去不复返？

俄英 （暗暗瞧了一眼自己腕上的青玉蝉，叹气）国主莫要伤怀，臣妾会永远陪着国主。

李煜 （微醺）好久没有对窗赏景了。前一次赏景，还是十多年前送娥皇白玉蝉之时。可怜物是人非……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……

俄英 国主，您醉了，快去歇息吧！

李煜 （推开俄英）不，今日我心情好，快，那纸笔来，我要填词！

俄英 （无奈）国主……好吧……

[俄英研墨，李煜提笔，口中念念有词。]

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俄英 （用衣袖抹泪）国主，好词……

李煜 （凝望俄英，醉眼朦胧）好久没见你跳舞了，为我舞一曲吧。

俄英 是。

[俄英开始舞蹈，边舞边唱《虞美人（春花秋月何时了）》。]

李煜 （手托酒壶，泪眼惺忪，忽的抱住俄英）娥皇，娥皇！不要离开我，南唐丢下我，江南的子民遗弃我，大宋皇帝嘲讽我，让我做这劳什子的“违命侯”，娥皇，我只有你了！留下来，别走，别走……

俄英 （呆住不动，任凭眼泪流下）十四年了，你到底还是忘不了姐姐……姐姐去时年方二十九，那时我才十五岁，现在，我竟也二十九了。国主，我守了你十四年，无怨无悔，每次你醉酒后喊着姐姐，梦魇里叫着姐姐，我都忍了，可现在，我们在汴京，相依为命，生死未卜，我只希望，你偶尔也能回头看看我，关心我，这样都不可以吗？

李煜 （涕泪横流）娥皇，我对不起你，娥皇，娥皇……

俄英 （猛的推开李煜，李煜倒地）对不起？昔日你对不起姐姐，如今还想对不起我吗？国主，你醒醒吧！我是俄英，是俄英啊！十四年前的中秋之夜，你在我回去必经的落红亭等我，悄悄将你的金蕊发簪递于我，约我次日再会，那时我便钟情于你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你把我当做什么？你对我诉说姐姐的点滴往事，你说我像年少时的姐姐，难道我娥英就只够格当一件替代品？两个月前姐姐的祭日，你哭得撕心裂肺，而今日，今日是我二十九岁的生日，你可曾记得？你肯定不记得了。前日我被宣入晋王府，你却什么都不敢过问，一味借酒消愁，你可曾想过要维护我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站在你的身边，从不曾离开，可为什么，你偶尔转头看到的，总是娥皇，娥皇！

李煜 （灌酒，酒壶已空）酒，酒，娥皇，给朕斟酒……

俄英 （冷哼一声）还有一事，本不打算告诉你的。前日在晋王府，忽听人来报，说宋太祖赵匡胤猝死，且死得非比寻常。晋王身为皇上的亲弟弟，不仅不哀伤，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那笑容就像严冬的冰锥，直扎到心里，让我阵阵锐痛。这事只怕与晋

王脱不了干系，若真是晋王所为，只怕你我二人也命不久矣！

第二场 牵机泣血

[七日之后，李煜与俄英幽居之地，院藓侵阶，飞絮滚尘。]

俄英（端一酒壶）国主，臣妾给您温了一壶酒。请用。

李煜（倚在窗边，诧异）俄英，平日你常见不得我喝酒，怎么今日反倒为我温酒？

俄英（浅笑）国主怎么忘了？今日是国主您的生日啊！臣妾见今日天寒，便温了酒来为您驱寒。

李煜（恍然大悟，接过酒壶）这浑浑噩噩的日子过得多了，我反忘了自己的生日，倒是辜负了你的好意……俄英你看，这天诡异得很，本应大晴，怎生就偏偏下雨呢？莫非天意即是人心！

俄英（看向窗外）国主，雨也好，晴也罢，都是窗外之景，不必挂心。

李煜（悲从中来）这雨丝涟涟，倒像是泪珠一样，惹人心忧。你看，合该是我的生日，苍天却哭了。

俄英（哽咽）国主休要乱想，喝了这酒才是正经。

赵挺美（手端托盘入室，盘上有黄巾相遮）郡公好雅兴，凭栏赏雨，倒也落个逍遥自在。

李煜（不想多言）齐王大驾至此，所为何事？

赵挺美（揭开黄巾）奉皇上之命，专程前来为郡公赠送贺礼。皇上听闻今日是郡公四十二岁生日，御赐宫廷美酒一壶，还请郡公先干为敬。

李煜（跪下接酒）谢皇上。

俄英（按住酒壶，对李煜耳语）慢着，国主，皇上心狠手辣，只恐动机不纯，这酒喝不得啊！

赵挺美（怒斥）放肆！郑国夫人，你怎能侮辱皇上的一番美意？如此不识抬举！

李煜（制止俄英）俄英，休要胡闹！我早已行尸走肉一般，每日苟延残喘地生活，宫廷美酒乃上等佳酿，一喝便是死了，也值！

[不等俄英再次阻拦，便紧闭双眼，对着酒壶，猛灌一口。]

赵挺美（大笑）李煜！你可知自己所犯何罪？

李煜（淡然视之）愿闻其详。

赵挺美（故作正派）你错杀良将林仁肇，是为不仁；不敢来朝，逼先皇大动干戈，是为不义；暗写感怀故国之词，是为不忠。有此不仁、不义、不忠三罪，理当治死！

李煜（毒发，痛苦地倒地抽搐，却正义凛然）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我江南以小事大，罄

竹难书。而你朝诱我错杀忠良，陷我江南百姓于水生火热之中，现又以贺礼为计，逼我饮此毒酒，果然，果然是礼仪之邦的作为！

赵挺美 （大怒）你，你大胆！将死之人竟如此冥顽不化！告诉你，你所中为牵机之毒，毒发后全身抽搐，首尾相缩，痛苦异常，你可好好享受，皇上已下旨，欲在北邙山为你厚葬！哈哈哈！

俄英 （恸哭）国主！国主！你不要丢下我，不要丢下我啊！

赵挺美 （走至门口，转身）对了，郑国夫人，皇上命你即刻梳妆打扮，进宫见驾。

俄英 （决绝地抹干眼泪）大人放心，臣妾陪国主走完最后一程，定当入宫。

赵挺美 （似笑非笑地离开）如此最好！

俄英 （扑倒在李煜怀中）国主，国主！你受如此折磨，叫臣妾心如刀割啊……

李煜 （冷汗涔涔，紧握俄英的手）俄英，四十多年来，我尚未做过一件好事。我愧对你，愧对娥皇，愧对父皇母后，愧对江南的百姓，我苦苦挣扎数十年，到头来，得到的只是一壶鸩酒而已。我已将死，苍天却不肯施舍我片刻的阳光。我太累了，需要休息。这纷纷扰扰，恩恩怨怨的事，我已无力插足。死之于我是如此容易，活着却是万般艰难，只是可怜我来如朝霞光彩夺目，去似暮雪凄凉无限。你只当我沉沉睡去，做一个冗长的梦，去梦见我们的前尘往事。俄英，答应我，你要坚强地照顾自己，好好活……（气绝，手垂落在地）

俄英 （发丝凌乱，面色苍白，抱起李煜，自言自语）国主？国主？你睡了？你曾是坐拥天下的君主，镶金紫袍，品冠朝野。我们一起做了十四年的梦，梦里扶手看天，对酒当歌，无限江山，锦绣繁华。可是，这场太过华美的梦终究醒了，一切化为乌有。那么优雅骄傲的你，竟向宋朝大臣下跪，那落魄、沉郁的背影也是你的绝代风华，只不过，太令臣妾心疼。现在，你抛下一切走了，你这就走了？你一走，我又怎会独活？切莫走得太快，我，我就来！（从袖中掏出金蕊发簪）你看，这是十四年前，落红亭边，你送我的金蕊发簪，十四年了，我一直珍藏着它，珍藏着它……现在，它要带着我去见你[金簪插入胸口，倒在血泊之中，奋力抓住李煜的手]国主，我，我来了，我来见你，和姐姐……（在李煜身边死去）

（画外音）公元978年7月7日生日当天，42岁的李后主被宋太宗赐以牵机药镇杀，薨后追封吴王。小周后哀不自胜，以自尽殉情，享年29岁。

第三场 词舞江南

[一年后，洪州城内一酒馆，窑娘正忙着张罗生意。

流漱 （手中紧攥一张薄纸，跑进酒馆）窑娘，窑娘，快看！

窑娘 （接过纸，浅吟）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……流漱，说起来，倘若国主在世，今日恰是国主43岁生日（边说边以袖拭泪）。

流漱 窑娘，你怎生伤感起来？一年前，城中盛传这首《虞美人》，百姓们都在争相抄写。今日再逢国主生日，百姓们都在吟唱以表怀念，你去店外一看便知。

[流漱携窑娘奔至店外，街上百姓手持《虞美人》，吟之，诵之，歌之，舞之，好不热闹。

窑娘 （热泪盈眶，仰首望天，长叹一口气）春夏秋冬各过一季，江南百姓仍惦记着国主，惦记着国主的词作。国主若泉下有知，也该安心了。

流漱 （牵起窑娘的手）窑娘，放宽心些吧，多想无益。何不把国主的心血之作编成舞蹈，纵情欢跳？以后每逢七七，我们便以此机缘，怀念国主，岂不甚好？

窑娘 （大为欣喜）说的正是！十年不曾跳舞，是时候再跳一回了，流漱，快，把我的“金莲花”拿来，我要和百姓们一起，将自己最美的金莲舞姿献给《虞美人》，献给我们深深思念的国主！

流漱 （兴奋不已）是！（入店取出金莲花，交至窑娘手中）

窑娘 （轻抚金莲花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吹去鞋上灰尘。目光在鞋上流连片刻，穿上此鞋）流漱，走，我们和百姓们一起起舞吧！

[窑娘与流漱融入人群中，窑娘翩翩起舞，水袖轻扬唤凌波，足下生莲化飞燕。流漱一边吟唱《虞美人》，一边将囊中花瓣撒向天空，漫漫长空落英缤纷，随着流漱水玉叮琮般的歌声飘摇。江南百姓们在漫天飞花中载歌载舞，谱写着一曲关于李后主——这位词中之帝的挽歌。

